

僞君子

[蘇聯]尼·克魯日柯夫等作
新民報編輯部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編者的話

這裏收集的十二篇蘇聯小品文，都是些有關社會主義道德品質的作品。這些小品文，有的是用動人的筆調，歌頌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生活的具有社會主義道德品質的先進人物；有的是用辛辣的辭句，諷刺了道德敗壞、品質惡劣、充滿資產階級思想的墮落分子。

蘇聯人民的高尚的思想品質，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本小冊子裏就記錄了許多可愛的形象，像“爲了生命”和“一個女醫生的故事”中的女醫生，“街燈”中的老頭兒，“了不起的青年人”中的三個青年人等都是。但是，在蘇聯的社會生活中，也還發現有個別的不良現象，這就需要跟它作無情的鬥爭，不許它存在和蔓延。像“僞君子”中的兩面人，“奇才”中的穿煙色褲子的人，“一切享現成”中的小伙子……都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和譴責。

我們要學習蘇聯人民的高尚品質，並且也要像他們一樣的善於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向不良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這十二篇小品文都曾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上發表過，現在收集成輯時又作了一些修正。

新民報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十月

目 次

- 僞君子 [蘇聯] 尼·克魯日柯夫 譯 (1)
孟 東
- 奇 才 [蘇聯] 謝·納里尼亞尼 譯 (8)
馮 毅
- 生着翅膀的人 [蘇聯] 格·密塞略柯夫 譯 (13)
仁 傑
- 一切享現成 [蘇聯] 謝·納里尼亞尼 譯 (22)
馮 毅
- “善心人” [蘇聯] 克·尤利葉夫 譯 (28)
仁 傑
- 癡情的小故事 [蘇聯] 瓦·阿爾達瑪茨基 譯 (33)
孟 東
- 了不起的青年人 [蘇聯] 格·雷克林 譯 (40)
王丙、玲燕
- 街 燈 [蘇聯] 瓦 西 連 柯 譯 (45)
周 亮 察
- 一個女醫生的故事 [蘇聯] 捷·捷米爾強 譯 (57)
楊 瑞 槐
- 爲了生命 [蘇聯] 捷·捷米爾強 譯 (67)
楊 瑞 槐
- 遺忘了的外套 [蘇聯] B·拉 靜 譯 (75)
楊 琮
- 特任大使 [蘇聯] 鮑·拉 斯 金 譯 (82)
許 承 棟

僞君子

〔蘇聯〕尼·克魯日柯夫

我一向以爲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得融融洩洩。她是一個嫵媚可親的女人，一個善良的主婦，一個對兒子關懷備至的母親——除此之外，又復何求？再說她又出落得楚楚動人，婀娜多姿。雖則她年將四十（這一點，我的瑪麗亞是不許人家提起的），可是跟她一起在街上行走，還是有男人們露出妬忌的目光。這時候我不覺爲之飄飄然。

一切原可以很美滿地過下去的，要不是我們貼鄰的寓所裏搬來了某一個叫阿歷克賽的人——“阿歷克賽——溫柔和順的人”，我是這樣稱呼他的。他的外表是那麼乾淨，那麼整齊，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褲子永遠燙得畢挺，繫的領帶是最時新的款式，鈕子全都扣得整整的，皮鞋擦得教人難受地閃閃發光。他的臉龐嬌小。他的步態端莊。在任何下雨的日子裏，他總能夠保持乾燥和潔淨，彷彿是橡皮或塑料做出來的一般……同時他又賦有對人異常殷勤的特點，與人相遇，總是舉起帽子，喜孜孜地滿臉笑容，首先向人家行禮。

我的瑪麗亞很中意他。你們可別以爲這裏有什麼“眉來眼

去”的情形。瑪麗亞天生是一個高尚無比的女人，對於輕薄的賣弄風情是全然不解的。總而言之，她正像詩人所說的，是賢妻，是良母。而這不過是這個阿歷克賽的整潔和恬適的風度，使她受了魅惑。

“他是個動人的男子，是嗎？”有一回她說。

“哦哦。”我回答着，不願深入討論這個題目（它不怎樣使我喜歡）。

“想必他的蘇菲亞跟他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她往下說。

“很可能。”我咕嚕說，一面翻着一本書。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天在下雨，我的大皮靴把穿堂給踩髒了。在過去，我的瑪麗亞碰到這種情形，多半總是安詳地說：

“踩髒了嗎？去擦一擦吧！”

隨着就遞給我一塊揩布。

這一次她同樣也遞給我一塊揩布，可是同時却添上一句：

“你一向像鬼一樣的污穢不堪地進來，阿歷克賽大概從來不弄髒房間的……”

“你幹麼把這個阿歷克賽，這個溫柔和順的人同我牽連在一起呀！”我嚷道，“他也許是在什麼地方教授書法的，可是我是一天到晚呆在建築工地上的。”

“我不是作比較，而光是說：應當整潔一點。阿歷克賽就……”

“你要是喜歡他，就細磨細鑲地把他看個飽吧！”

瑪麗亞生氣了。我們吵了一場，有兩個鐘頭沒有講話。

經過這樁事情以後，老實說，阿歷克賽加倍地使我討厭

了。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爲了那個低能的傢伙，我竟跟我的瑪麗亞吵起嘴來了；……真是胡鬧，廢話，豈有此理！

可是再下去事情弄得更壞了。

有一次，我看到瑪麗亞正在洗衣服。我躡起腳走到她的背後，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說實在的，我喜歡跟我的瑪麗亞偶爾溫存一下；雖然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已經有十二年……

瑪麗亞像躲避蒼蠅一樣地躲開了我，她說：

“你知道嗎，阿歷克賽常常和他的蘇菲亞在一起洗衣服的。”

“你還不知足！”我嚷道，“照我看，這樣反而不好。這不是男人的事。我明白應當幫着做家務，比如說：劈柴，倒污水，敲敲釘釘，縫縫補補……可是洗衣服，這是蠢事。”

“那末對我就不是蠢事！”瑪麗亞反駁說。

嗚，有什麼好說的，要是回答她說不蠢，這是火上加油。我祇好和解地說：

“你明白嗎，瑪麗亞……我在建築工地工作，你爲家務操勞，我們共同教育兒子，這便是我們的勞動分工……”

“可是阿歷克賽也是在工作的呀！……”

又是阿歷克賽！我頓時像茶炊一樣的沸騰起來了。一忽兒喚他爲溫柔順的傻瓜，一忽兒又稱他爲書法教師。雖然我清楚地知道，他不是書法教師，而是一個工程師，一個經濟工作者。我對瑪麗亞挖苦地說，她要是愛上了這個油頭滑腦的阿歷克賽，我也聽憑她，決不後悔。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對於阿歷克賽並不抱有好感。但是附近的婦女却都爲他瘋狂，老是聽見：

“啊嘿，阿歷克賽！”

“他是多麼可愛啊，阿歷克賽！”

“又是多麼有禮貌啊！”

“又是多麼愛他的蘇菲亞啊！”

唉，我的瑪麗亞一樣的在這個題目上和她們一起咕咕呱呱，喋喋不休……

阿歷克賽遇見人家的時候，總是瀟灑地露着笑容，略帶媚態；對鄰居們的老婆像貓見到了脂油似的看個不休。（其中也包括對我的瑪麗亞，這個該死的傢伙！）

爲了阿歷克賽，我和瑪麗亞又發生了一場爭吵。有一次假日，我和她出去散步。像往常一樣，我和瑪麗亞並列着走，前面是我們的十歲兒子安德柳舒加。我們情緒絕佳，天氣又晴朗，周圍的遊人都穿着節日的盛裝。本來可以盡情歡樂，若不是……阿歷克賽，但願他墮入地獄！

我們走啊走的，不料劈面碰到了阿歷克賽跟他的妻子。我們彼此寒暄了一番，講了幾句今天天氣哈哈一類的話以後，就各走各的路。可是，妒鬼在今天早晨鑽到瑪麗亞的肚子裏去了。她向阿歷克賽和蘇菲亞的身後瞟了一眼說：

“你瞧，他多愛她。你從來不攙着我的胳膊走路的。可是看，他多甜蜜地扶着她。”

啊，我的天！噯，當然囉，他，這個阿歷克賽是個最最標準的丈夫；而我，不過是個——粗野的畜生，沒有開化的人，地獄

裏的魔鬼，毀滅了瑪麗亞如花似玉的青春。這許多話，我都毫不遺漏地說給我的瑪麗亞聽了，並且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其他不亞於此的譏刺的話語。我們立時吵開了，而散步的情調就全給破壞無遺。我們又氣又悶地走着。安德柳舒加在路上依在我們的身邊，但是我們只是唯唯否否地答理他：

“是的，安德柳舒加。”……“不是的，安德柳舒加。”

跟我們在一起，連他也覺得煩悶了。

有時候，我自己也開始想：也許阿歷克賽真是一個絕好的人，而我何必對他吹毛求疵呢？我不喜歡他燙得太挺的褲子，他的甜膩膩的風度和諂媚的笑容——於是才對他挑剔起來的。接着又想，乾脆也許是為瑪麗亞而吃他的醋；男人是常喜這樣鬧鬧脾氣的。

不，不會的！這個阿歷克賽雖然表現為一個理想的丈夫，一個給大家做榜樣的配偶，但是在他身上總覺得有着某種缺陷……

你們可以想到，直覺畢竟沒有欺騙我。我有一次翻開我們的廠報，唸到一段評論，正好是關於這個阿歷克賽的。我唸到了什麼呢？我唸到了我們的模範丈夫用卑鄙的勾搭手段來糾纏他的女同事們——年輕的姑娘們，而根據她們接受他追求的程度來評定她們的工作質量。最近，他甚至決定開除他的女打字員，只是因為她拒絕了他的糾纏。

我一回到家裏，把報紙塞到瑪麗亞的面前說：

“唸過了嗎？”

可是她用非常不滿的語調對我說：

“唸過了。今後別再相信你們這些男人家吧！”

“噯，你別把我跟阿歷克賽牽連在一起。”我對她說，“我雖然不會繫時髦的領帶，不會把皮鞋擦得使人難受地亮，却也不容自己去幹這種醜事的……”

接着我講了一大段話給她聽，說在我們社會裏還有那種兩面派的人，正跟騙子的箱子有兩重夾底一樣。在家裏，他們是天使；在工作上，他們是魔鬼和畜生。有時候則剛巧相反：在工作上是天使，大家都愛他，敬重他，把他選進各種委員會；而這種天使一回到家裏，就變成十足地道的魔鬼：對老婆不講理，對孩子像暴徒，對鄰居像豬羶。你的阿歷克賽就是這種人。

“爲什麼他是我的呢？”她憤然說，“他根本不是我的，而是蘇菲亞的……”

正在這個時候，使我不勝驚異的是，坐在隔壁房間裏看書的我的安德柳舒加却插進來講話了。

“爸爸，”他叫道，“阿歷克賽是個僞君子！”

“哦，你過來。”我喚他，“你說什麼呀？講誰呀？‘僞君子’是什麼意思？”

“爸爸，僞君子是善於僞裝的甲蟲。真的，爸爸。我在書上看到的……麻雀要去啄牠，牠就裝死，等麻雀一飛開……”

“大人在講話，你別給我插嘴，要不然我要你知道……”我對他說。

……你們要問：那末阿歷克賽怎樣了？大家等待着，他們家裏要發生一場大爭吵了，可是在阿歷克賽夫婦的家庭戰綫上，却根本看不出發生過什麼大事。顯然，蘇菲亞較之我們更

要熟知她的丈夫。有好幾天只見她眼臉浮腫，但後來也漸趨正常了。至於阿歷克賽本人，雖然他從家裏出來時照舊整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可是遇到熟人却故意消失到小巷裏去了

.....

不久，阿歷克賽就離開了我們。他被調往別的城市去了。他們是危險的人——這些偽君子們。

(孟東譯自蘇聯“鱷魚”雜誌一九五五年第十五期。廷超校)

奇才

(蘇聯)謝·納里尼亞尼

一個穿煙色褲子和淡綠色上裝的矮小而虛弱的人走進房來。他用銳利的小眼睛打量了我們每個人，然後問道：

“這兒受理對古茲尼佐夫的申訴嗎？”

“您說的那位古茲尼佐夫是誰？”

“是個野蠻人。是個官僚主義者。他妨礙了一個有才幹而又進步的工程師的上進。”

“您指的是哪位工程師？”

“怎麼哪一位？當然就是我。我又有才幹又進步。關於這一點，我有相當的證明文件。”

於是客人在皮包裏亂翻了一陣，把他所稱的證明文件拿出來放在桌上，繼續用那付咄咄逼人的腔調說道：

“只是由於生來的謙虛，我才自稱為幹才，可是許多人一般都認為我是個奇才。”

穿煙色褲子的人又用他那雙銳利的小眼睛在整個房間裏掃視了一下，說：

“你們用不着笑。關於這一點，我也有證明文件。”

他從皮包裹又拿出來一卷文件，繼續說：

“我要求你們使得古茲尼佐夫這個野蠻人准許我進建築研究院去當研究生。”

“您是建築工程師嗎？”

“不是。”

“也許，是科學工作者？”

“也不是。”

“那您究竟是誰？”

“我是麥却立德。”

“原來就是那一位！”

於是我想起了幾天前編輯部接到的一封信，信裏很詳細地談到了這位穿煙色褲子的人的經歷。這個人早就力求得到一個學位。人家對他說：“該照一般的辦法進行。”

可是麥却立德却不願按照“一般的辦法”去進行。他要求有特權。他連碩士學位還沒有得到，便想一下子成為博士。

“我有一位大人物的推薦書。”他說。

由於研究院並不重視這封推薦書，麥却立德只好讓步，不再要求准許他讀博士學位而只要求准許他做研究生；同時再用兩位大人物的推薦書來加強自己的請求。建築研究院又敢於拒絕這兩位“大人物”。於是麥却立德拿來了三封推薦書，至此，研究院領導者們的頑強精神被打垮了。這位穿煙色褲子的人竟不經考試而被錄取為研究生。

“爲了使我和別的才能較差的研究生顯得不同，他們才對我放寬尺度。”麥却立德說。

從那時起，算來已經五年了。在這期間，麥却立德的才能發展得怎樣了呢？他已成為科學碩士還是博士？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呢？

麥却立德不在研究所裏學習，却去幹些零碎打雜的事情。他在蘇聯境內到處奔跑，發表演說。他有時一晝夜間會在三、四處地方演講。他在一處地方介紹先進泥水工人的經驗，在第二處地方介紹先進水泥工人的經驗，在第三處地方介紹石工的經驗。

“您自己幹過粉刷灰泥的工作嗎？”我問麥却立德。

“沒有”。

“那麼您顯然做過水泥工人或石工吧？”

“也沒有。”

“那您告訴聽衆的是什麼樣的經驗呢？”

“別人的。”麥却立德回答着，並沒有紅臉。

麥却立德只是個研究生，他却不僅發表演講，而且還組織一個別出心裁的文章代辦所，接受定單，代客撰寫各色各樣的文章。麥却立德撰文論及鑲花地板的拼湊，綿羊的修剪，國立莫斯科大學新廈的建築，亞麻的拔法等等。麥却立德還使用了很特別的辦法來散佈他的文章。他在打字機上用複寫紙把這些文章打做很多份，同時寄到幾十個地方去，寄給各區各省的報館。

而在每篇文章的後面，作者還這樣寫着：“定單請按下列地址郵寄：莫斯科，七三九號信箱，麥却立德。”

麥却立德謹慎地隱瞞了自己的真正住址。他這樣做並不

是偶然的，因為這位萬能的奇才不只限於發表演講和寫寫文章而已。最近十年來，麥却立德由於參與了某些觸犯刑法的冒險，曾兩次受到刑事處分。

不言而喻，建築研究院的建築技術研究所面臨着這樣一個問題：對這樣一個不去研究科學却去幹齷齪勾當的研究生，應該怎麼辦呢？所長伊凡諾夫同志採取的決定是：將麥却立德從研究所裏開除出去。

這事發生在一九五一年，於是從此以後，建築研究院的領導者們便得不到安寧。這位穿煙色褲子的人不斷地向他們進攻，要求恢復他的學籍。最奇怪的是，麥却立德並不是單槍匹馬地來進行這些進攻的。

“我有大人物的推薦書！”他大吼着說。

麥却立德的確有一束文件，上面有一些極可尊敬的人士的署名，例如院士德某，院士勃某，院士斯某，教授拉某，作家奧某。最近一次，麥却立德竟把由伊凡諾夫署名的對他的好評拿出來放在桌上。就是那位當初正確地把麥却立德從研究所裏開除出去的伊凡諾夫。固然，這些年來，伊凡諾夫已經換了自己的工作崗位。現在他已不是建築技術研究所所長，而是市政經濟研究院院長了。但這種情況並不能作為伊凡諾夫來寫兩份互相矛盾的鑑定書的理由。或許是，麥却立德變好了吧？

“沒有。”伊凡諾夫同志說。

“那末您那份證明文件又是怎麼回事呢？”

於是伊凡諾夫窘了起來，只好招認說：

“這是我的不是。我是背着良心簽上了字的。麥却立德把我糾纏住了。簡直沒法對付他。”伊凡諾夫繼續說道，“尼教授對我說，麥却立德在他的接待室裏整整坐了一星期。爲要擺脫這位使人厭煩的客人，他只得簽署了那個好評。”

糾纏住了！不，這決不能作爲理由，來讓麥却立德得到良好的鑑定，並要求研究所恢復他的學籍，像尼教授、勃院士、奧作家等所做的那樣。

恢復學籍？建築研究院和建築技術研究所的各個社會團體已經舉行過三次會議，學術委員會的各個小組也專爲此事進行過討論，結果大家一致拒絕了麥却立德的無理要求。雖然如此，國家建設委員會委員古德列夫采夫却仍然建議建築研究院幫助麥却立德獲得學位。

好的，就算研究院服從了這一道指令。建築科學方面因此會得到什麼好處呢？恰恰是什麼也沒有。

麥却立德力求得到學位，完全不是爲了要豐富自己的知識。他早就不在幹什麼建築業了，也不在任何地方工作了。麥却立德需要碩士頭銜，是爲了要用科學的崇高威信來掩飾他的零碎打雜的玩意兒。

甚至在現在，當那些“大人物”如此熱心地照顧這位穿煙色褲子的人的時候，這個人却依然滿不在乎地背着他們在繼續幹着盜竊的勾當，把他粗製濫造的作品用複寫紙打出來散發到蘇聯各地去。

（馮毅譯自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日“真理報”）

生着翅膀的人

〔蘇聯〕格·密塞略柯夫

我和他是在去年夏天在莫斯科相遇的。人事處處長室門口站着三個青年，他們都穿着工藝學校的學生服，而祇有他，却疊着腿坐在門口僅有的一張凳子上。“看樣子，不像是一個毫無經驗的新手，一定是個大學生。”我這樣想。當人事處處長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本來在爭議着什麼問題的孩子們，都顯得有些緊張，一聲不響地讓到旁邊去了。而那位“大學生”却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整了整領帶，面向着處長，用那種已經等得不耐煩的人的口吻講話，並且直呼着處長的姓名問道：

“馬上可以給我辦手續嗎？”

“您是不是留米列夫？”處長問。

“是的。”

“請進來吧。”

幾分鐘後，留米列夫就從辦公室裏走出來，慢吞吞地，左右搖擺着走向會計處去了。就在當天，我又遇見了他。

“小伙子，你莫非是上鄂木斯克去的嗎？”他問我。

“是的，我是到鄂木斯克去的。”

“對，你沒有打錯算盤，那邊的工資是相當高的。”

接着，他對我的出差證感到了興趣，於是拿出了他自己的
一張給我看：

“茲調派維·瓦·留米列夫赴鄂木斯克市第七十一建築
按裝工程管理局第七托拉斯担任電焊工，任期一年。”

“您是莫斯科人嗎？”我問他。

“不是，我是從布良斯克來的。在那裏和工長不能融洽，
於是就動身到此地來。現在又要求從此地調到鄂木斯克去。
我要去瞧一瞧，西伯利亞這個地方究竟怎麼樣。”

第二天，我們都已坐在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上了。

“您覺得莫斯科的姑娘怎麼樣？”他故意裝得一本正經，高
聲地問我。當着許多乘客的面，他絲毫也沒有感到什麼不好
意思。在這裏，周圍都是些陌生人，而他却隨便得好像坐在家
裏一樣。我說，我是因為有公事才到莫斯科來的，因此也沒有
時間去關心姑娘們。他就連忙搖着手，說我在這方面是門外
漢，於是就建議着說：

“叻，今天先安排過夜吧，明天我們一起去認識幾個姑娘；
離開我們隔一個車廂的房間裏，有四位姑娘住着哪。”

一清早，他就找姑娘們去了。回來的時候，他出乎意外地
問我：

“請您猜猜看，我今年有幾歲了？姑娘們都說我是二十一
歲。你看呢？”

“不會超過二十歲。”我說。

他那肥厚的嘴唇慢慢地張了開來，臉上浮現出了洋洋得